

五香豆丛书

声色上海

我把这个城市看作一个女人，我与这个城市的联系，是一个青春少年与一个成熟的美丽少妇的恋情。这女人现在是越来越高贵了，漂亮了，并且最终是属于别人的女人。

这个女人身上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面，给了我更多的温情脉脉和眷顾，加助着我的身体与心智的发育，也给了我一点情欲的、粗俗的、野性的关照，让我琢磨出一点优雅和人性。

真切地捡拾往昔的一个个碎片，近乎痴迷……



程小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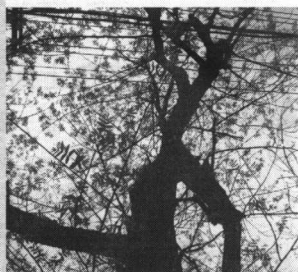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程小莹 著

声色上海

SHENGSE
SHANGHAI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色上海/程小莹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12

(五香豆丛书/程小莹, 林震浩主编)

ISBN 7-80668-797-1

I. 声... II. 程... III. 社会生活-概况-上海市
IV. D6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282 号

五香豆丛书

策划 程小莹 林震浩

声色上海

作 者 程小莹

责任编辑 林震浩

装帧设计 周剑峰

责任监制 应黎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797-1/I·218

定 价 18.00 元

上海的感官生活(代序)

真切地捡拾往昔的一个个碎片,近乎痴迷。我有理由相信,这是感官教给我的一个兴致。许多年以前,我在那里虔诚地伫立,追忆我的日子,那一幕幕永远不会再次经历。感官上还会稍许感受到一点刺激,带来骚动,是因为我看见少年与青春的我,和城市在一起;我在苏州河上的某个桥头,裸露着初次发育的身躯,呼吸。

我把这个城市看作是一个女人,我与这个城市的联系,是一个青春少年与一个成熟的美丽少妇的恋情。这女人现在是越来越高贵了,漂亮了,并且最终是属于别人的女人;但我与她曾经在身体上摩擦接踵,和有过擦肩而过的忧伤与欢愉,是一种精神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络。这期间,感官上刺激我的是,这个女人身上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面。她给我更多的是温情脉脉和眷顾,加助着我的身体与心智的发育,也给了我一点情欲的、粗俗的、野性的关照,让我琢磨出一点优雅和人性。

我愉快地目睹了记忆上的细节组合,感官刺激把往昔延缓与游荡的灵魂汇入了生活的褶皱里,是人类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巧夺天工般的利用。有一度我缠绵于想像,那些感官刺激的细节,杂乱和分解之中,留下了某种印记,在记忆里持久犹如一座桥。它时常在夏季生命裸露于户外的時候,架在一片水上。

程小莹

2004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上海的感官生活(代序)	1
-------------------	---

听 觉

我的耳朵	2
上海的声音	5
听什么不是最重要的	8
广播体操音乐	11
男人的影像和声音	14
大家一起弄出些声响来	17
音像效果里的上海	19
一台小马达转动的声音	24
包含着情感的情节和细节	27
叮叮当当的女人	29
“大舌头”的语音形象	31
听到“德国”两字,你想到什么?	33
随风而逝	36
聊天的声音	39
脑海里的眼保健操音乐	43
在一些声音里,昂起头	46
一种声音固定了一个顺序	49

味 觉

上海市井气息	54
--------------	----

自来水味道	58
新鲜的水与用过的水	63
1965 年夏天的记忆	68
福州路的文化气息	71
上海百货商店品味	74
1973 年的香烟味道	77
工业与革命的气息	79
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82
番茄蛋汤之外	86
好婆的架橱	89
樟脑丸的气味	92
巧克力的品味	94
口红与色香经典	97
中秋:胃口好起来的辰光	100

视 觉

房顶上的视角	104
穿堂风	108
剥毛豆	111
小矮凳	114
天井素描	117
女人与后花园	120
不断切换的画面	123
窗台上所见	129
目之所及	135
遥控器	141
观照爱情	145

知 觉

童年的教育与居住环境	152
------------------	-----

觉醒在中山东一路 33 号	155
旱桥、高架道路、斑马线	158
公共汽车上的人际关系	160
轿车·助动车·公交车	163
从人际关系到车际关系	167
摆渡船	169
从十六铺上来的	171
感冒也不行	173
男人“占有”的情节和细节	175
香港亲眷	178
城市贵妇	181
老克腊·中年男人·细皮嫩脸	184
昨天	188
男人势头	191
城市、盛世的男人	194
男人的冒险经历	197
关于上海的一张床	200
在上海看海	204

听觉

声音敲响了往昔的碎片
这种对声音的回溯近乎令人沉醉



我的耳朵

有些文字很奇怪,比如说要想专注地倾听,就说“拉长了耳朵”,其实耳朵是不可能拉长的,但听到想听的声音,感觉在这样的声音里,耳朵长出来了;那声音,就在身边一点一点地流淌而过。由此就有许多动听的声音传过来:恩雅的歌,水流声,军号和军鼓的配合,划火柴或打火机点火的声音,教室里翻书页的哗啦声,撕纸片的声音,夏天西瓜剖开的一声脆响,秋天蟋蟀的鸣叫,冬天炉火里引火柴发出的哗啵声,春天的鸟叫,电脑正常启动后 WINDOWS 发出的音乐声……

生命因你而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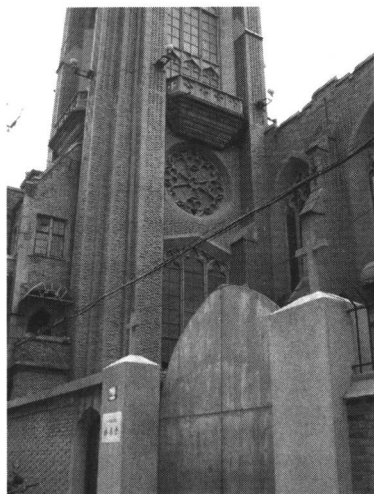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声音,在文字的表述上会有许多贬义:一个人的时候自己体内的气体从身体的上出口或下出口顺畅排出的声音。但那是一种流畅,一种健康和快感。



1.1.1

图 1.1.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金陵东路

1.1.2



1.1.3

当然，也有一些不动听的声音，时不时地在耳朵边：时钟滴答滴答地走时，BP机、手机的鸣叫，金属尖利摩擦的声音，我不喜欢的人不断提到我名字的声音。当然，在许多人的时候，别人体内的气体从身体的上出口或下出口顺畅排出的声音，会联系到它固有的贬义。

还有，咂吧咂吧的吻。

在耳朵和声音里我很难说什么不重要或什么更重要。关于耳朵，有一句电影台词，那是《列宁在十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要去抓列宁，互相提示列宁的面目特征，就说起耳朵，探子强调：“耳朵？我是说他的耳朵。”“耳朵……就是普通的耳朵。”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拉长着腔调答，颇不屑的。列宁的耳朵尚且如此，让我听见大家对所有人的耳朵，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除了听觉，耳朵就是个摆设。而且无所谓好看难看。从来没有人会赞美一个人的耳朵长得特别美丽；难看的耳朵也不多，顶多是个招风耳，特大，但福气就好了。古人有“两耳垂肩”的描述，也是近乎于圣人。大耳朵的福相，几乎是可以定规的了。

难以定规的是声音，这有关人类的倾听，当我听到有人叫唤我的

图 1.1.2 教堂会发出神圣的声音。

图 1.1.3 我一向听从我温和的听觉。

名字的时候，可以听出的是，怀着兴味，怀着愉悦，较少有敬佩或厌憎的；我一向听从我温和的听觉，也许我的听觉不是很灵敏，对语音的提示感几乎迟钝，但是，更加容易接受温情的提示，它会告诉我许多故事。

当然也有痛苦的呻吟和愤怒的声音；贝多芬是个制造这样的声音的大师。在这个幻想大师失去听觉的时候，他一定生怕别人也像他一样听不见，所以在低声嘀咕和呻吟之后，他拼命加大力度，制造高潮，不断扩展他的声部。后来让人类就听见了他的“贝 9”，几乎是高分贝的。

耳朵的听觉功能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人在搁下一个占线的电话听筒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听见，但即刻会注意并产生更多的单向对话，以及无穷无尽的想象，那些个中性的、超然的、匿名的、琐碎的、词不达意的词汇，已经并不是对某一个人发出的，却分明是一个人听觉的对应物；人类为了愉悦自己的听觉，在制造音乐的时候，也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噪音。

耳朵的最大功能是，它会听见，更必须可以分辨。从这个意义上说，声音是普通的，耳朵，就永远不会是普通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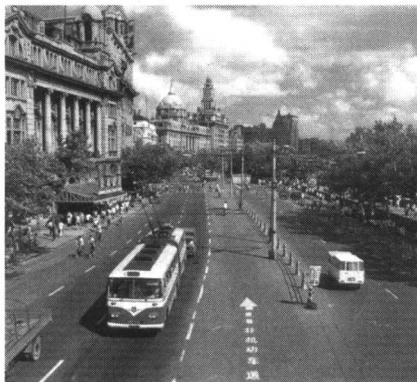
上海的声音

一个声音敲响了往昔的一个碎片。种种音响提醒了我的生活。这是我对生活保持兴趣的所在。我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声音的回溯近乎令人沉醉。在城市的某个地点,一种声音传过来,使我驻足,并用轻轻一叹来回应,感伤而怡然自得。

北站的火车汽笛声音飘过来的时候,大多是寒冬,北风刮起来,天色暗下来,昏黄的 25 支光电灯泡下,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是夜里 6 点钟的“天气预报”:“北方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扩散南下,它的前锋已经到达……”那时候,“天气预报”的播音还会用“记录速度”来一遍,其间火车汽笛便有点声嘶力竭,冷呵。

大热天,西南风带来十六铺码头的轮船汽笛声,时近黄昏,日头还是老热,这该是一班开往宁波的船;轮船的汽笛和火车不一样,它不像火车汽笛那般声嘶力竭,轮船显得大度,从容,慢条斯理,音色很低沉,

1.2.1



1.2.2



图 1.2.1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外滩

图 1.2.2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外滩

1.2.3



像男低音般的雄浑。

耳闻对面人家有呼喊小孩的声音，是在叫孩子洗浴。这声音对于我实在是极熟识的。三十几年前，便是这种声音，常常将我的灵魂带出弄堂，带到人声喧嚣的城市生活。

我的生活从那时候开始。在月台和码头之间，梦的启程和冒险经历的开始。汽笛和铃声。“月台”这名字真的好听，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比这更美妙的名字，富有诗情画意。在这方面，火车要赶过轮船；“码头”就显得粗俗。

我晓得我是在这个城市里活下来了，从这些声音里开始认得生活，开始有了许多记认。

有许多里弄加工厂，糊纸盒、绕线圈、敲小铁床的床绷，让我这一路上走着，便听着乒乒乓乓的敲打之声。我儿时便站在自家的弄堂口过街楼下，一个铅皮匠的摊头边，整个下午看着铅皮匠用一块方方正正的木块敲打铁皮。这是我对做工之人的最初印象。那种锅底、铅桶、痰盂、浇花的壶和喊口号的喇叭筒，就出之这样的手。这让我在后来读到“能工巧匠”这个词儿的时候，耳畔就会有乒乒乓乓的敲响。

作工之人，总要弄出些声响。是修锁配钥匙的担子，铿锵铿锵地晃来，小钢挫哧哧地响，让人牙根儿啞啞地发痒。箍桶的，小锤对着凿子笃笃地敲着，节奏是明快的，绕着木桶兜一圈；间或，箍桶的一扭头，以为他要对我说什么，却听得一声响亮的吆



1.2.4

图 1.2.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广场

图 1.2.4 从这些声音里认得生活，开始有了许多记认。



1.2.5

喝——箍桶哦！至于修自行车的主儿，把个废钢圈挂在树杈上、路牌上，有事无事地铛铛敲几下，地上攒着各式扳头、活络扳头、套筒扳头、内六角外六角扳头……

那些声音正在消失。其实，不是说很闹猛的地方才会有声音。有许多声音是在寂静的时候让人刻骨铭心。往热水瓶里冲开水，那水灌入的声音渐渐地由低沉变得尖细，感觉是在往上而来。许多年来，我从冲开水的声音里，就可以分辨出水位的高低，滴水不溢。如果水很烫的话，热水瓶里的水倒出来后，塞上瓶塞，人回转身子，听得“卜”的一声，回头看那暖水瓶，木塞弹出来，呈一个抛物线，落在地上。便愣愣地看那瓶塞。

现在没有热水瓶了，用大桶的饮用水，倒竖在饮水机上，间或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令人想到闹肚子的时候。

在那些天蒙蒙亮的早晨，头班电车发出刹车的尖厉声音，弄堂里送牛奶的推着小车，牛奶瓶互相碰撞发出“倾倾匡匡”声。

是行进的声音。是走路的感觉。这种声音几乎渗透于我们人生的所有细节。永远会有出发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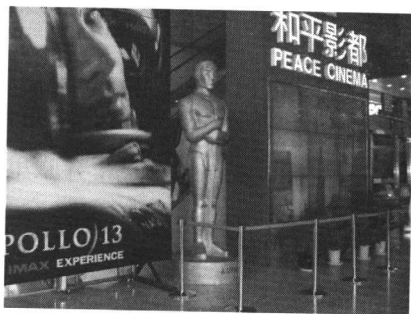
图 1.2.5 在城市的某个地点，一种声音传过来，使我伫足，并用轻轻一叹来回应，感伤而怡然自得。

听什么不是最重要的

下雨的时候，我趴在窗前，看那雨水淋在竹竿上，两边的水珠慢慢朝竹竿的中间汇集，像两个孤独的人，走到一起来了；它们一汇合，两滴水合抱作一团，“吧哒”地就落下去了，很悲惨的样子，同归于尽。因为晾在外面日晒雨淋，竹竿上开裂着一些缝隙，并且略微垂成个下弯的弧。便是这个弧，让那些水珠子汇集在一起，两个并作一个地落下去，一个一个地落下去。有时候，我把这两颗水珠看作是两个人，碰上了，打起来，同归于尽；有时候，想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碰上了，好起来，抱牢了，跳下去。

那些缝隙里会残存着雨水。我起先并不知道这里面会有水，我把竹竿转动了一下，缝隙里的水便落下来，大晴天，淋得下面的人一头的水。后来我小心翼翼地转动起竹竿，那里面倒不一定有水。

那时，我对着窗前晾衣服的竹竿动了许多脑筋。我对这种竹竿很熟悉。我最早参与的家务劳动，便是在大人晾衣物的时候，站过去，帮着搭竹竿的一头。竹竿大多是搭在外面的，我最早对这竹竿动了心思，是为了我的矿石收音机的天线，需要一根这样的竹竿撑起来。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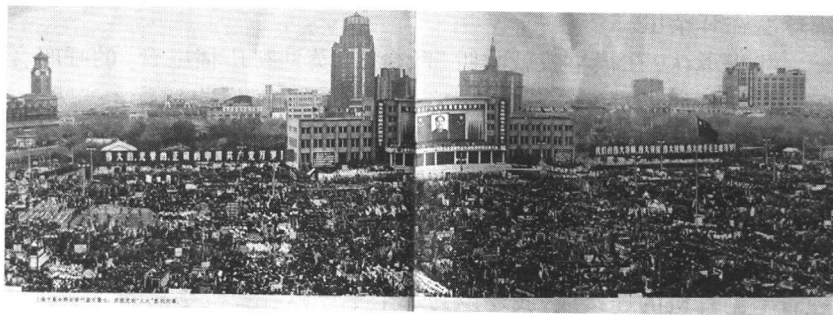
1.3.2

图 1.3.1 听到了什么？

图 1.3.2 培养了一个人一声不吭、沉思默想的做派。

矿石收音机其实很简单。一个单连,是选择电台的,它的正式名字叫“可变电容”。一个两极管,也就是矿石管,它的正式名字叫“晶体管”。因为没有放大功能和电源,便没有电阻电容,只需要很长的天线引来信号,通过晶体管作最小的放大和最简单的处理,再通过可变电容来选择电台,到了耳机里就是声音了。那种低廉的矿石收音机使我感受到与世界的关系,并且是私密的。戴耳机的感觉很神秘,它使人联想到特务发电报,和地下党的“永不消失的电波”,使一个人必须安静。它培养了一个人一声不吭、沉思默想的做派,并且多半会是在深夜。其实那时候听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听,重要的是在思想。我最早的发现,是在深夜和雨天,收音机的效果会更加好。我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操纵一个旋钮,不受大气干扰和将其他杂音减小到最低程度来收听广播。

后来我的收音机从矿石机发展到单管、两管、四管、六管半导体,室外天线也不用了,在机内有磁棒天线装置,但必须转动着,有方向性;将半导体揣在口袋里,是最早的“随身听”,很得意,但稍一转身,马上便会有杂音或啸叫,人的身子就必须保持一个姿态,很僵持的样子。听“说说唱唱”,是相声和独脚戏,唱一些小调和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儿;“每周之歌”,当时外面在唱什么歌,里面就播放什么歌;“教唱革命歌曲”,许多革命歌曲永远不会忘记,是因为在电台里教的,一个人先唱一句,再说一声“唱——”,大家便跟着;我听到过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里面的人说得极快,企图跟上现场的比赛,让听的人就像在看比赛一样;那时候的天气预报还会有“记录速度”,让我一遍遍刻骨铭心



1.3.3

图 1.3.3 其实那时候听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听。

听什么不是最重要的

的是：高压楔，低压槽，江南有一片雨区，毫巴，北方有一股冷空气正在扩散南下，它的前锋已经到达……逗号，冒号，句号；长篇小说连播《烈火金刚》——猫眼司令、猪头小队长，和“吧勾吧勾”的三八大盖的枪声；《欧阳海之歌》——欧阳海跟人下军棋，摆品字型地雷，我们叫“三角地雷”；新闻里多半是外国人访问，和中国领导人到外国访问，要“设宴”，“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我听上去是“硬要出席”，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厚脸皮，硬要出席？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年四季的白天和黑夜，我从最初支在晒台上的天线，感受到“科学家”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男人女人的声音听上去都是些美男美女，也是我心目中完美的父亲和母亲的声音，男教师和女教师的声音。他们让我知道一些国家的全名，都是很庄重严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等等。我比别的孩子更早知道刚果（布）和刚果（金）的区别，那都叫刚果，但一个首都是布拉柴维尔，另一个首都是金沙萨。我不大喜欢在广播里说话但不是广播电台里的人，他们被电台请来说一些他们自己的事儿，普通话明显不如电台里的人，却要对他们客客气气。他们是如今一些电台电视里谈话节目的嘉宾明星的先驱，可还是没有说好普通话。我还喜欢广播剧，几乎跟看电影一般，乒乒乓乓和稀里哗啦的声音，音乐中军队在开拔，马在嘶鸣，雷声和雨声。

我的矿石收音机后来渐渐被许多先进的半导体收音机替代，但所有的收音机都会有个听耳机的功能。后来的耳机越来越好，要么大，戴着不至于压迫耳朵；要么小，从上衣的口袋里拖出一根细线；有两个海绵球塞在耳朵里。

我得承认，在很早我就收听“敌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呼叫音乐是很悦耳的，很有穿透力，在中波的波段里就可以收到。

现在，我童年时代的耳机一直没有消失，它戴在了现在的青少年的耳朵上。他们戴着耳机的神情和我那时一样安静，沉思默想，有时候会稍许有些夸张的表情。他们听的与我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在听 CD，却也是在用着全部的身心。只有在某一天，我看到公园里某个老人，在理着一副耳机的连接线，我还以为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是我的。